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八回 劉太尉壘橋破虜

卻說撒離喝據了延安、慶陽，兵勢精銳，欲乘勝進襲河池。鶻眼郎君稟曰：「河池宋軍壯健，且胡世將、楊政、田晟、吳璘、姚仲等勇不可當，元帥莫如駐兵慶陽，資其糧食，休養甲士，候四太子有消息，約之兩下出擊，使宋人不暇為計，則河池諸路，一戰可下也。」撒離喝深然之，遂按兵不動。卻說兀術自留屯汴京，後出入許、鄭之間，簽兩河軍士與舊部凡十餘萬，乃攻陷壽春，遂渡淮入廬州，聲息甚繁。報入行在，高宗下詔張俊楊沂中、劉錡引兵往救。詔下，各路得旨，分遣人馬，四出邀截金兵。哨馬報知兀術。兀術曰：「宋軍復來，吾當以精騎趨歷陽，從後出擊之，敵人可破矣。」即下令軍中，將人馬自合肥趨歷陽而去。游騎報至江口，張俊知金人出歷陽，與部下商議分軍守南岸以待。王德曰：「淮者江之蔽也。棄淮不守，是謂唇亡齒寒。賊虜千里遠來，餉道決不繼。主帥宜以伏兵陣兩岸，及其未濟急擊之，虜賊可以奪氣。若遲之使少安，則淮非吾有矣。」張俊猶懷疑未決。德曰：「此行勝敗攸分，主帥更何疑焉。」俊乃從其請，令王德部兵二萬渡彩石，張俊督三軍繼之。

是日，王德駐江中，因下令曰：「明日虜賊人馬必出歷陽，吾軍須嚴陣以戰，候殺敗敵人，然後得會食。」眾人得令，各摩拳擦掌，等待交鋒。忽張俊手書令王德疾赴和州，據城迎屯官軍。王德謂汪雄曰：「主帥令取和州，爾與眾軍駐此，待吾拔和州後，可合大軍而進。」汪雄領諾。王德引輕騎疾馳，夜拔了和州。平明，張俊大軍已進和州。兀術遣諜哨探宋軍動靜，回報宋人已據和州，與吾等只爭六十里程途。兀術驚曰：「宋軍既得和州城，以截吾去路。倘以重兵扼於後，何以當之。」即遣人會韓常出含山縣分其勢，自引眾退保昭關，著教金將龍虎大王與馬陵思謀率人馬五萬來爭和州。龍虎大王得令，即提兵至和州城下搖旗吶喊，圍了城池。張俊於城中吩咐軍士堅守諸門，欲待挫其銳氣。胡兵一連困城三晝夜，見城中無人出戰，各有怠志。王德進曰：「金人疲憊，今夜可劫其營，必獲全勝矣。」俊許之。王德即與汪雄分前後翼，近夜開城南北兩路殺出。金人不知持防，聽得宋軍出戰，又是夜裡，眾人連日困倦，各驚慌不迭，被王德一騎斬塞而入。正遇金將張旺，交馬只一合，刺殺張旺於馬下，割了首級，餘眾潰散。汪雄一半軍抄北門來，將龍虎大王圍祝金兵大敗，自相蹂躪，死者不計其數。

龍虎大王與馬陵思謀二騎乘夜潰圍殺出。將近天色微明，正東一派鼓聲，為首一員胡將乃韓常，部一萬人馬，前來救應。王德自率驍騎衝殺，韓常抵擋不住，復敗，與龍虎大王急走。馬陵思謀奮勇敵住宋軍。汪雄見金兵喪折，謂王德曰：「敵人敗去，兀術必驅大軍而來。可斂兵入城。」王德曰：「乘此銳氣，直到昭關，擒了兀術，免得屢生邊患。」汪雄曰：「須稟知張撫使乃可。」德曰：「殺賊處何用稟復。」即引本部追襲，分汪雄步騎出北山抄近昭關。正值金人力疲氣索，王德引軍先到。

日尚未出，大霧迷空。關下吶聲震天，金人正不知幾多軍馬，只顧得走。昭關南旗幟無數，鼓聲不絕，汪雄一軍殺來。內外攻擊，胡眾亂竄，兀術死戰得脫，殺死金兵屍首相疊。王德遂復了昭關及含山縣。張俊聞之大喜，遣人探聽兀術走路，約劉錡、楊沂中出兵截擊。

兀術引敗兵走回廬州，憤氣不息，復眾兵寇石臯，欲與宋軍決一雌雄，即日大驅南下。卻說劉錡自太平渡江，欲與張俊楊沂中會。諜報兀術人馬已出石臯，乃與關師古議曰：「虜兵遠來，不識地勢。此間離石臯五十里有東關，最是險要。遇兀術由此經過，公可引步騎八千，據此以遏之。彼雖有十萬大兵，不能近矣。」關師古慨然引兵去訖。自與步將閻充、統制趙樽、韓直等，部軍士出清溪前，近兀術人馬屯石臯，劉錡遂下了寨柵。次日，兀術見宋軍薄陣，吩咐龍虎大王等曰：「吾觀石臯之地坦平，利於用騎，爾可部二萬驍騎自石臯南岸抄出宋人之後，吾以前隊夾石樑河而陣。遇戰酣，爾兵即出。」又遣李成、趙雲二人引兵一萬，從巢湖截住宋人後援。龍虎大王與李成、趙雲各領計去了。兀術亦亦準備交鋒，不提。

哨馬軍報入劉錡軍中來，劉錡聽了笑曰：「平川之地，只宜車戰，步騎不足用也。」眾將曰：「車戰何取用？請太尉言其略。」?曰：「制車之法，取用常車，接其衝扼，駕以一牛，布為方陣，四面皆然。車上置槍二枝，以蔽車面。後設木器，以防火攻。士卒前行，各置槍盾。士卒後行，各持弓弩。如賊至，令士卒上車。每車載四人，皆持弓弩。車陣之內數十步，相連六車。或駕四牛，上為重屋，以施勁弩。賊至擊鼓為號以射之。況一車能當十騎，十乘能敵千人。用車戰以便軍勞，行則可以載糧，止則可以為營衛。或衝其陣，敵人必潰。或塞險隘，必致難逃。平坦之地，故宜用車戰可以制勝也。金人安識此哉。」閻充曰：「太尉既有此克敵之術，何不預備之以破其眾。」?曰：「彼今先得地利，吾復用之，徒費精神矣。今敵人眾銳，吾軍只可堅陣休養，以待張俊兵來，並力擊之，虜賊自成擒。今若即戰，必墜其計也。」趙樽曰：「今兀術以疲散之眾深入吾地，雖號稱數十萬，亦何能為哉。且我兵操練日久，藏鋒養銳，正當急擊勿失可也。」?曰：「爾等既要迎敵，亦須分前後而出，庶防金人之抄截也。」閻充即分一萬人馬出浮橋，趙樽領兵一萬向石樑河。平明，金兀術領人馬列陣於石樑河北岸，宋將趙樽來迎，指罵之曰：「無義之徒，屢屢戰敗，今又來此，欲尋死路乎？」兀術怒激，飛騎挺槍直殺過來，趙樽拍馬舞刀交還，二匹馬戰在一處。鬥二十餘合，忽南岸一彪人馬抄出趙樽背後，乃龍虎大王所部也，將趙樽回路截住，中間是河隔了。趙樽前後受敵，宋兵驚亂，被虜眾殺死者無數。

趙樽正危急間，閻充一隊軍馬從東南急來接應，衝開金陣，救出趙樽，合兵乘勢殺回本陣。兀術見宋壁嚴整，恐有埋伏，亦鳴金收軍。趙樽回營，入軍中見劉錡請罪。?曰：「吾以虜兵眾盛，令汝等勿出，今果敗，敵人愈驕矣。爾且去，待吾另作計議。」樽遂退出本營。

劉錡引數騎出寨外審視地勢，問土人要津，已得詳悉，回軍中諭韓直曰：「石樑河水通巢湖，廣二丈，兀術自恃其險，兩岸令人防守，以吾軍必不能濟。爾可引五百壯軍，曳薪木串作大牌，每一牌橫頭相接，中用架木安之，疊成橋而渡。看敵人何以制我。」又令甲士數隊，逾橋臥槍而坐，防上流伏兵，仍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。韓直得令，即部壯士前抵石樑河，依法為之。其橋須與而成，宋軍即能渡矣。兀術知得，出壘觀之。見宋人渡橋如走馬，訝曰：「何神速耶！」遂以其營撤退二十餘里。次日，楊沂中及王德、田師中、張子蓋諸軍俱至，與劉錡相見畢，惟張俊軍馬後期。大喜，各依次序坐定，因設酒禮款待諸公。飲至半酣，?曰：「今兀術大眾不時南侵，公等有何高見，可一征之，使彼不復敢來，誠天下幸也。」田師中曰：「兀術為邊患雖久，其實未嘗得利。只彼虜賊眾多，儘夠誅殺。莫若與太尉並力一戰，窮迫之，一鼓可擒矣。」?曰：「此計非善。緣兀術，金之勁敵也。鬥勇，非吾所長。吾欲以奇勝之。令諸將分左、右、中三路並渡河以擊之，吾以後隊繼進，必能成功。只不知有人敢任中路之職否？」師中曰：「當一路軍，惟張俊可以領之。」俊即起曰：「事當機會，復何待。」即上馬與王德領本部軍而行。楊沂中曰：「吾以所部相助。」?曰：「得諸公肯出力，朝廷福也。」因各令行。

?自以部下將士，多置旗幟，出東山接應。